

嘉戎语动词的派生形态*

孙天心

[提要] 嘉戎语动词通过添加前缀, 展现丰富的派生形态变化, 在语法体系中有重要作用。本文根据多年调查研究, 引举四大坝嘉戎语草登话与修梧话第一手语料, 系统介绍嘉戎语改变词类、调整述语论元结构等二类主要动词派生形态。

关键词: 藏缅语族; 嘉戎语; 动词形态; 派生

一 引言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有一群亲属关系密切的语言, 称为「嘉戎语组」, 分布于四川省西北部山区, 使用人口约在十五万人以上, 民族成份均为藏族。本语组语支归属尚有争议, 但至少包括嘉戎语、拉坞戎语、及霍尔语(一称道孚语、尔龚语)三种独立语言,^①邻近的藏族语言中, 却域语与本语组关系或许也较近。本语组中, 属嘉戎语结构最保守, 使用人口最多, 方言分歧也最显著, 其下分四土、四大坝、茶堡三种互不通话的方言; 四大坝方言内部差别较大, 还须再分出草登与修梧两个次方言。

「派生」(derivation)是一种基本构词形态, 作用在于从词位(lexeme)衍生另一词位, 其产物带有新的词汇意义, 也常转入不同词类, 与原词位属于不同词项(lexical entry)。嘉戎语在藏缅语族以富于形态现象著称, 基本造词原则为胶合(agglutination), 典型的「词」(word)由「词根」(root)加上一串分界清楚的「词缀」(affix)构成, 前、后缀均可以成串出现。嘉戎语动词

* 本文初稿为笔者2002年台湾语言学学会「形态学研习营」之讲座讲稿, 原题为:〈嘉戎语的派生形态: 以四大坝方言草登话为例〉。感谢黄宣范、连金发、张月琴、Karen Steffan Chung等教授惠赐讨论意见。本增订稿加入修梧话的比较材料, 内容更为全面。笔者得以顺利在四川进行藏缅语研究, 端赖四川省及马尔康台办充分之支持与照顾, 以及当地藏族友人长期之热情襄助, 尤其感谢多年的合作伙伴石丹罗、金嘎松两位老师。

^① 这三种语言关系较近, 可以划为一群, 本系瞿霭堂教授多年的观点(瞿霭堂1990), 瞿先生将拉坞戎语、霍尔语视为嘉戎语的西部方言, 与嘉戎语东部方言(我们称为四土方言)、北部方言(我们分为茶堡、四大坝二方言)并列。与其不同的是, 我们认为拉坞戎语、霍尔语与嘉戎语差异过大, 超过合理方言的关系, 况且拉坞戎语、霍尔语内部各有方言差异, 拉坞戎语三个主要方言(观音桥、业隆、蒲西)甚至不能通话, 它们与东部、北部嘉戎语明显处于不同分类层次。拉坞戎语与嘉戎语对应关系极为清楚, 二者亲密关系应无争议(黄布凡2003), 但霍尔语历史创新多, 长期受周边语言深入影响, 与嘉戎、拉坞戎之共性已磨损较多。笔者分类的取证依据为共同特殊动词形态(Sun 2000a, 2000b, 2005)。

的派生形态尤其变化多端，在语法体系里起着重要作用，过去文献仅作过概括描写（如：金鹏等 1958，林向荣 1983）。近年来，笔者有关草登方言的研习营讲稿（孙天心 2002）及法国学者向柏霖有关茶堡方言动词形态的博士论文（Jacques 2004）尝试对嘉戎动词的派生形态提供较深入之讨论。

本文以草登乡嘎秋里村话代表四大坝方言草登次方言（以下简称「草登话」），以日部乡中热村话代表四大坝方言修梧次方言（以下简称「修梧话」），系统介绍嘉戎语动词主要的派生形态，包括改变词类的派生（第二节）与调整及物性或论元结构的派生（第三节）二部分。本文所引语料均为多年来在四川阿坝州调查搜集的田野记录。^②

二 改变词类的派生形态

嘉戎语只有两个主要词类，即名性词（nominal）与动词。^③部分其它语言常表达为动词的概念，嘉戎语习惯以名词为其基本词性，须通过词类转化（形态手段）或与虚动词合用（句法手段）^④始能充当谓语使用，例如：

(1) 草登话

<i>te-jmi?</i>	‘梦’	
<i>ke-wé-jmi</i>	‘梦见’	（词类转化）
<i>te-jmi? kə-to?</i>	‘做梦’	（加动词 <i>kə-to?</i> ‘存在’）
<i>tə-múru</i>	‘怒气’	
<i>ke-re-múru</i>	‘气（某人）’	（词类转化）

^② 语料以宽式 IPA 音标转写。草登话有音位性音高重音（ \acute{v} ），修梧话除重音外还区别平（ \hat{v} ）、降（ \grave{v} ）二声调。须特别说明的是，修梧话有音位性软顎化元音（velarized vowels）。这套元音在发音时舌根向软顎抬起，带上元音 *u* 的音色。本文沿用 IPA 传统，在元音后加符号 ^h 标示。另外，嘉戎语各方言前缀元音通常都有 -*ə*- 与 -*v*-（或 -*a*-）两种变体，如草登话名词前缀 *tə*- 与 *te*-，动词前缀 *nə*- 与 *ne*-，*sə*- 与 *se*- 的交替。何以会产生如此广泛的元音交替？推测在古嘉戎语阶段，不同的名词前缀 *tə*- 与 *te*-（可能还有一组 **qə*- 与 **qv*-）曾有过名词分类（nominal classification）的作用，如身体部分多用 *tə*-（如‘头’、‘手’、‘肺’），但部分身体分泌物（如‘脓’、‘血’、‘奶’）须用 *te*- 等，现代嘉戎语 *tə*- 与 *te*- 的语义分界已趋模糊，成为词项讯息的一部分。将动词化前缀加于名词词根时，派生前缀元音须沿用固有名词前缀之元音，造成动词前缀也出现 *ə*- 与 *v*- 的交替。

^③ 本文引述动词均采动作/状态源动名词形式（请参 2.2.1 节）

^④ 四土方言里这类名词常与虚动词‘做’合用，例如卓克基话 *tə-jmō ka-pā* ‘偷窃’，同样情况在四大坝方言中较少见。

修悟话

<i>te-lmā</i>	‘梦’	
<i>ke-ve-lmê</i>	‘梦见’	(词类转化)
<i>te-lmā kə-thē</i>	‘做梦’	(加动词 <i>kə-thē</i> ‘存在’)
<i>tə-mōr</i>	‘怒气’	
<i>ke-nə-mōr</i>	‘气(某人)’	(词类转化)

嘉戎语不存在真正的形容词与方式副词，相应之概念用静态动词 (stative verb) 表达，当谓语用时曲折变化与动词同，作修饰语用时则须名物化，属于动词的一个小类。此外嘉戎与也有一些次要词类，如状貌词 (ideophone; 请参孙天心 2004)、感叹词、助词等等。

嘉戎语主要词类名性词与动词之间界限分明，一般不容许「兼类」，词类转换须通过添加前缀之形态手段进行，以下分「动词化前缀」、「名词化前缀」二部分介绍。

2.1 动词化前缀

2.1.1 *nə-/ne-*

前缀*nə-/ne-*用途广，语意宽，可将各类名词词根（包括其它语言借词，如下例中的‘副业 [汉借]’）转成动词活用，如：

(2) 草登话

<i>te-pu</i>	‘儿子’	<i>ke-ne-pu</i>	‘视为己出’
<i>té-ŋe</i>	‘太阳’	<i>ke-ne-ŋe</i>	‘晒太阳’
<i>tá-m̄na</i>	‘眼睛’	<i>ke-nə-m̄na</i>	‘瞄准’
<i>te-wa?</i>	‘酒’		
<i>ke-thi</i>	‘喝’	<i>ke-ne-wá-thi</i>	‘喝酒’
<i>fúni</i>	‘副业 [汉借]’	<i>ke-nə-fúni</i>	‘干副业’

修悟话

<i>te-tshə</i>	‘儿子’	<i>ke-ne-tshə</i>	‘视为己出’
<i>te-ŋí</i>	‘太阳’	<i>ke-ne-ŋí</i>	‘晒太阳’
<i>tə-m̄nâχ</i>	‘眼睛’	<i>ke-nə-m̄nâχ</i>	‘瞄准’
<i>te-ko</i>	‘酒’		
<i>ke-thí</i>	‘喝’	<i>ke-ne-ko-thí</i>	‘喝酒’
<i>fúne</i>	‘副业 [汉借]’	<i>ke-nə-fúne</i>	‘干副业’

静态动词本身，亦可再加前缀派生出转义动词：

(3) 草登话

<i>kə-mphjor</i>	‘美’	<i>kə-né-mphjor</i>	‘觉得美’
<i>ŋo?</i>	‘是’		
<i>ma?</i>	‘不是’	<i>kə-nə-ŋo-ma?</i>	‘犹豫不决’
修梧话			
<i>kə-mphjōr</i>	‘美’	<i>kə-nə-mphjōr</i>	‘觉得美’
<i>ŋō</i>	‘是’		
<i>māχ</i>	‘不是’	<i>kə-nə-ŋo-māχ</i>	‘犹豫不决’

此二前缀还可由状貌词派生出状貌动词：

(4) 草登话

<i>ʃkel</i>	‘跛脚行走貌’	<i>kə-nə-ʃkelʃkel</i>	‘跛脚行走’
修梧话			
<i>ʃkêl</i>	‘跛脚行走貌’	<i>kə-nə-ʃkelʃkêl</i>	‘跛脚行走’

2.1.2 表「蕴涵」之静态动词化前缀 *wə-/wə-* (修梧话为 *və-/və-*)

此二前缀加于名词词根前构成表示「富于.. 的, 带.. 的」的静态动词：

(5) 草登话 ‘心 [藏借]’

<i>té-lo</i>	‘奶’	<i>kə-wé-lo.</i>	‘(母牛)奶汁多’
<i>tʃhoz?</i>	‘宗教 [藏借]’		
<i>sem</i>	‘心 [藏借]’	<i>kə-wə-tʃho-sem</i>	‘虔诚’
<i>ʃet</i>	‘力气 [藏借]’	<i>kə-wə-ʃet</i>	‘(酒)烈;耐烧’
<i>tə-ci?</i>	‘水’	<i>kə-v-wə-ci?</i>	‘多汁水’
修梧话			
<i>tə-lthə</i>	‘奶’	<i>kə-və-lthə</i>	‘(母牛)奶汁多’
<i>tʃhōs</i>	‘宗教 [藏借]’		
<i>sēm</i>	‘心 [藏借]’	<i>kə-və-tʃhos-sēm</i>	‘虔诚’
<i>tə-xfēt</i>	‘力气 [藏借]’	<i>kə-və-xfēt</i>	‘(酒)烈;耐烧’
<i>tə-cī</i>	‘水’	<i>kə-v-və-cī</i>	‘多汁水’

2.1.3 实现性 (factitive) 动词化前缀 *rə-/rə-*

前缀 *rə-/rə-* 加在名词词根前可构成实现性派生动词, 意为 ‘产生或实现该名词所指之物件或状态’。实现性动词化前缀草登话里用的较多, 修梧话往往已与通用动词化前缀 *nə-/nə-* 合并：

(6) 草登话

<i>khe</i>	‘房子’	<i>kə-ré-khe</i>	‘砌房子’
<i>leju</i>	‘山歌 [藏借]’	<i>kə-rə-leju</i>	‘唱山歌’
<i>khejχuj</i>	‘会议 [汉借]’	<i>kə-rə-khejχuj</i>	‘开会’

修梧话

<i>cim</i>	‘房子’	<i>kv-rɛ-cim</i>	‘砌房子’
<i>lejü</i>	‘山歌 [藏借]’	<i>kv-nə-lejü</i>	‘唱山歌’
<i>khéjxuj</i>	‘会议 [汉借]’	<i>kv-nə-khéjxuj</i>	‘开会’

2.2 名词化前缀

嘉戎语动词变名词须通过形态派生。由动词派生的源动名词 (deverbal noun) 区分为两类, 即动作/状态名词 (action/state noun) 与参与者名词 (participant noun)。

2.2.1 动作/状态名词

动作/状态名词将原来动词所表达之动作或状态「物化」(reify)或名物化 (nominalize), 变成抽象之名性词概念。表达手段是加上前缀 *kə-* 或 *kv-*。嘉戎语这两种前缀区别较复杂, 文献上已有不少讨论。金鹏等 (1958: 80-81) 提到 *kə-* 或 *kv-* 两种「不定式」前缀的用法, 将嘉戎语梭磨话 (属四土方言) 的动词分为六类, *kə-* 用于第二类「自动词」与第五类「现象动词」, 而 *kv-* 则搭配其余各类动词使用, 但未对这种分布限制提供解释。林向荣 (1983: 51-52) 认为卓克基话 (亦属四土方言) *kə-*、*kv-* (*ka-*) 的分别与自主性有关, 人的意志能支配的动作用 *kv-* (*ka-*), 不受人意志支配的动作或状态用 *kə-*, 但难以解释何以非自主动词‘死’、‘老’仍须用词头 *kv-*。黄良荣 (1993: 29) 则认为“表示行为动作、心理活动等的动词前缀是 *ka-*, 表示人或事物的形状、性质的形容词前缀是 *kə-*”, 这显然亦不全面。笔者多年研究嘉戎语, 发现这两个名物化前缀的关键区别其实在于「属人」语义特征,^⑤亦即典型牵涉属人参与者之动词要用 *kv-* (*ka-*) 名物化, 否则用 *kə-*。这种区别从以下例词中可清楚看出:

(7) 草登话

<i>kə-vər</i>	‘发霉’	<i>kv-set</i>	‘死’
<i>kə-wɛⁿdʒi</i>	‘(天)冷’	<i>kv-nɛⁿdʒi</i>	‘(感觉)冷’
<i>kəⁿgu</i>	‘穷’	<i>kvⁿgu</i>	‘变穷’
<i>kə-zgom</i>	‘冬眠’	<i>kv-zgom</i>	‘闭关修行’
修梧话			
<i>kə-pər</i>	‘发霉’	<i>kv-sə</i>	‘死’
<i>kə-vɛⁿdʒɛ</i>	‘(天)冷’	<i>kv-nɛⁿdʒɛ</i>	‘(感觉)冷’
<i>kəⁿgō</i>	‘穷’	<i>kvⁿgō</i>	‘变穷’
<i>kə-zgum</i>	‘冬眠’	<i>kv-zgum</i>	‘闭关修行’

上例中, 静态动词‘穷’按理也算一种属人特征, 何以嘉戎语选择 *kə-*? 其实, 所有意涵属性 (property) 的静态动词, 因为主表性质、属性, 不牵涉属人论元本身之参与, 嘉戎语不用明确表达属人参与者之前缀 *kv-* (*ka-*) 进行名物化。反之, 过程动词‘变穷’意涵属人论元本身参与、经历之变化过程, 而非静态属

^⑤ 「属人」语义特征对嘉戎语法有重要影响, 详细讨论请参孙天心、石丹罗 2002; J. Sun 2005。

性，故此名物化须用 *kv-(ka-)*。^⑥

另外从方言比较证据得知，*kv-(ka-)*源自名物化前缀 *kə-*与代表「属人参与者」之前缀 **a-*（来自更早的 **ja-*，此形式仍保留于四土方言，参见 Wei 2001）融合的结果。^⑦

2.2.2 参与者名词 (participant noun)

参与者名词，系由动词经形态手段派生而来，表示源头动词的各种具体论元。嘉戎语有四类参与者名词，分别由四个表示不同句法关系或语意的前缀加上动词适当词干构成。^⑧草登话不同参与者名词须搭配不同词干：第一词干（或称基本词干）造成核心论元主、宾语，第二词干造成周边论元；而修梧话则一概用第一词干。现以动词‘来’（草登话第一词干 *wi*；第二词干 *wɛʔ*；修梧话第一词干 *və*）、‘吃’（草登话第一词干 *dze*；第二词干 *dzeʔ*；修梧话第一词干 *dzə*）为例说明：

(8) 草登话

<i>kə-wi</i>	‘来的人’（主语 S）
<i>kəⁿ-dze</i>	‘吃东西的人’（主语 A）
<i>kvⁿ-dze</i>	‘吃的东西’（宾语 O）
<i>sɐ-wɛʔ</i>	‘来的时、地、工具’
<i>sɐⁿ-dzeʔ</i>	‘吃东西的时、地、工具’
<i>tə-wɛʔ</i>	‘来的样子’
<i>təⁿ-dzeʔ</i>	‘吃东西的样子’

修梧话

<i>kə-və</i>	‘来的人’（主语 S）
<i>kəⁿ-dzə</i>	‘吃东西的人’（主语 A）
<i>kvⁿ-dzə</i>	‘吃的东西’（宾语 O）
<i>sɐ-və</i>	‘来的时、地、工具’
<i>sɐⁿ-dzə</i>	‘吃东西的时、地、工具’

^⑥ 动词名物化前缀 *kə-*与 *kv-*仅在构成动作/状态名词时体现「±属人」语义特征对立。派生其它种类源动名词时，此二前缀呈现互补分布：限定补语子句名物化、目的子句名物化、主语参与者名物化一律用 *kə-*，非限定补语子句名物化及宾语参与者名物化则一律用 *kv-*（J. Sun 2005：§2）。

^⑦ 相关讨论请参 J. Sun 2005：§2.2.2.1.2。

^⑧ 嘉戎语动词有词干变化，从方言比较的观点可分出三个词干。第一词干为基本词干，其余词干为变化词干。第二词干用于过去式、（因方言而异）进行体、斜格名物化等形式，第三词干出现在第三人称单数正观点非过去式，相关讨论请参 J. Sun 2004。本文词素注释中以下移数字标记变化词干。

tə-və ‘来的样子’
təⁿdzē ‘吃东西的样子’

由上例可知，嘉戎语以相同之名物化标记统摄不及物动词之唯一论元 S 与及物动词之主事者论元 A，而以另一名物化标记表达及物动词之受事者论元 O，呈现主语(S/A)、宾语(O)对立之受格形态布局。^⑨

三 调整论元结构的派生形态

嘉戎语派生形态中有一重要的次类，通过加上改变动词及物性或论元数目（亦称「价」valence）的词缀，造出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不同的派生动词，以下分为「减价」、「增价」二小节介绍。

3.1 减价

嘉戎语减价的形态手段有三，一类采受事者观点，贬抑主事者，包括「无人称被动式」与「中动」二种构造；另一类造成「反被动式」，还有一类则造成反身动词。

3.1.1 无人称被动式 (agentless passive)

嘉戎语无文献中所谓的「典型被动」构造，但有一种贬抑主事者，采受事者观点的无人称被动式。无人称被动式中，主事者论元必须省略，而动词形式为原形词干加猜测式前缀 *v-*，表示说话人未目睹某种及物动作发生之过程，只在说话现场发现动作导至之结果，例如：

(9) 草登话

ʃɔʃɔʔ-ta kʰe-cə v-rət-cə

纸—上面 房子—非定指 猜测式—画—间接示证

修悟话

ʃoʃŋŋ və-tâʃ cīm-ki v-rət-ki

纸 3单；领属—上面 房子—非定指 猜测式—画—示证

‘纸上有人画了个房子。’

3.1.2 中动式 (middle)

中动式与无人称被动式一样以原形词干构成，语意上也采受事者观点叙述，主事者须贬抑不出现。与无人称被动式不同的是，中动式有专用前缀 *kv-*，表达目前仍持续进行之无终(atelic)受动状态，例如：

^⑨ 有关草登话句法主语之其它证据，请参孙天心 (待刊)。

(10) 草登话

thefke-naj qejwi kv-po weJo

火塘—里 饼 中动—烤 看见

修梧话

thefkê və-nâj qawə kv-pə thē-ki

火塘 3单：领属—里面 饼 中动—烤 有—示证

‘看见火塘里烤著饼。’

3.1.3 反被动式 (antipassive) ^⑩

此类派生动词，由及物动词词根加上去及物性 (detransitivizing) 前缀 *sv-* (属人) 或 *rv-* (非属人) 构成，语意的作用为将宾语概括化，指‘做…的及物动作’，例如草登话 *kv-ntʃhe* 是及物动词‘杀’，必须加宾语；而 *kv-sv-ntʃhe* 意为‘杀(人)’ (do killing of people)，*kv-rv-ntʃhe* 意为‘宰杀(牲口)’ (do slaughtering)，均不可加宾语。及物性的差别，也可从所连用进行体前缀的选择上看出来：下例中，草登话及物动词须用「高及物进行体」(high-transitivity progressive) 前缀 *vsv-*，而去宾语式动词须用「低及物进行体」(low-transitivity progressive) 前缀 *thv-*；修梧话亦然，及物动词须加及物后缀 *-s*，而反被动式动词属不及物，不可带此后缀：

(11) 草登话

vʃi? ko? zo? vsv-ntʃhe-aŋ

1单 这 牛 高及物进行体—杀—1单

修梧话

ŋə əkə zox rə-ntʃhi-s-ŋ

1单 这 牛 进行体—杀₂—及物—1单

‘我在宰这头牛。’

(12) 草登话

vʃi? thv-rv-ntʃhe?-aŋ

1单 低及物进行体—反被动—杀₂—1单

修梧话

ŋə rə-rv-ntʃhi-ŋ

1单 进行体—反被动—杀₂—1单

‘我在宰牲口(泛指)。’

^⑩ 将宾语抑制之反被动构造亦称「去宾语式」(deobjective; 请参 Haspelmath 2002:215)。

3.1.4 反身式

表达主、宾语相同的「反身」情境，嘉戎语以动词反身式表达，由词根加上反观点（或称「反向」inverse）前缀（草登话 *o-*；修梧话 *və-*）与反身前缀（草登话 *ʃv-*；修梧话 *jv-*）共同构成。与其他一些语言不同的是，嘉戎语反身情境一律以形态手段派生不及物反身动词，缺乏以反身代名词作宾语的反身句式：

(13) 草登话

thv-o-ʃv-vzərʔ-cə

低及物进行体—反向—反身—靠边₂—间接示证

修梧话

rə-v-jv-vzər-ki

进行体—反向—反身—靠边₂—间接示证

‘他正在向旁边靠。’

须注意的是，嘉戎语里某些动词概念习惯上须以反身形式动词表达，如上例‘靠边’即是。草登话其他例子如 *ko-ʃv-sérne* ‘靠近’；*kv-o-ʃv-séjəz* ‘赶快’；*kv-o-ʃv-nétsu* ‘躲藏’；*kv-o-ʃv-səri* ‘参加’等。

3.2 增价

嘉戎语也有两种加词缀之形态手段，可将单价（单论元）之不及物动词派生成双价（双论元）及物动词，即使动式（causative）与活用式（applicative）。

3.2.1 使动式

使动式的句法作用系引入新的及物主语（A），而将原主语转化成宾语（O）；嘉戎语的使动构造以形态使动（morphological causative）为主，亦即以加使动前缀的方法造成使动动词，较少使用词汇使动（lexical causative）与句法使动（syntactic causative）。嘉戎语有三种使动前缀：*sə-/sv-*、*wv-*（修梧话 *və-*），另一种是草登话的 *f-*。前缀 *sə-/sv-* 是嘉戎语的主流使动标记，几乎可加在所有动词上，*wv-* 只与静态动词合用，至于 *f-* 在草登话只出现于少数带重音的动词（如 *kə-nət* ‘【自动】燃烧’；*kv-f-nət* ‘点燃’；修梧话的对应形式为 *kə-nôt* ‘【自动】燃烧’；*kv-s-nôt* ‘点燃’）。不及物动词加上使动前缀后，变成有使动意义之及物动词。请比较例（14a-c）：

(14) a. 草登话

vⁿge

1 单：领属—衣服

修梧话

vⁿgwí

1 单：领属—衣服

‘我的衣服长了。’

rzeʔ-cə

长—间接语气

rzâ-ki

长—间接语气

b. 草登话

修梧话

kuzē-jə ru-və-nvⁿ-dzət-ŋ

狗—施动格 进行体—反向—活用—吠₂—1单

‘狗在吠我。’

(16) a. 草登话

vJi? təfo-ta χfí kə vər-aŋ

1单 鬼—上 很 怕—1单

修梧话

ŋə kəphā^v-tāχ vətse vēr-ŋ

1单 鬼—上 很 怕—1单

‘我很怕鬼 [字面：我在鬼上面很害怕]。’

b. 草登话

vJi? təfo χfí kə nəy-vər-aŋ

1单 鬼 很 活用—怕—1单

修梧话

ŋə kəphā^v vətse nəy-vēr-ŋ

1单 鬼 很 活用—怕—1单

‘我很怕鬼。’

另外，嘉戎语也可通过加使动前缀 *sə-/sv-*，提升工具之句法地位，将之转成直接宾语，造成工具活用式。符合严格定义之工具活用式较罕见，仅有少数「工具宾语动词」，例如(17a)不及物动词‘(针)扎’变成(17b)及物工具宾语动词‘以(针)刺扎’(草登话*kv-sv-tse*；修梧话*kv-sv-tsyí*)：

(17) a. 草登话

téqev v̄-ja-bvər ke-tse

针 1单：领属—手—面 完成体—扎₂

修梧话

təbēv v̄-jāχ-tāχ rē-tshyí

针 1单：领属—手—面 完成体—扎₂

‘针扎了我的手。’

b. 草登话

koʔ-kə v̄-ja-bvər téqev

他—施动格 1单：领属—手—面 针

ke-sv-tse

完成体—使动—扎₂

修梧话

əkə-jə *v-jáχ-taχ* *təbɛv*

他—施动格 1单：领属—手—面 针

rɛ-sɛ-tshyĩ

完成体—使动—扎₂

他在我的手上扎了针。’

引人注意的是，嘉戎语含工具论元（加工具格）^①的句子，动词也一律要加使动前缀*sə-/sɛ-*，如：

(18) 草登话

khaŋzɛr-kə *pejpej* *nə-sə-thi-aŋ*

调羹—工具格 面块汤 完成体—使动—喝₂—1单

修梧话

khaŋzɛr-khe *pətɪχ* *nə-sə-thə-s-ŋ*

调羹—工具格 面块汤 完成体—使动—喝₂—及物—1单

‘我用调羹喝了面块汤。’

此例中前缀*sə*并非典型使动用法，也不合工具活用式的定义，因工具论元‘调羹’仍带工具格标记，尚未变成直接宾语。不过，有句法证据显示这种构造中的工具参与者确实有朝直接宾语发展的倾向，亦即关系句的表现。^②嘉戎语有几种关系句型，句型选择须受句法关系制约。一般来说，不带名物化标记，且保存时、体、人称区别之限定关系句只用以关系化核心句法关系，即主、宾语；而这样的关系句却容许用以关系化工具论元，例如：

(19) 草登话

pejpej *nə-sə-thi-aŋ* *khaŋzɛr* *məŋeʔ*

面块汤 完成体—使动—喝₂—1单 调羹 不见

修梧话

pətɪχ *nə-sə-thə-s-ŋ* *khaŋzɛr* *mɛŋit*

面块汤 完成体—使动—喝₂—及物—1单 调羹 不见

‘我用来喝了面块汤的调羹不见了。’

这些现象是否是工具活用式范围在扩大的征兆？这个问题还须要进一步研究。

^① 草登话使动格与工具格标记相同，均为*-kə*。

^② 嘉戎语关系句形态语法较为复杂，拙稿（孙天心 待刊）有详细介绍。

四 总结

以上各类派生形态，经常可以交互为用。现以草登话为例，说明由 *tə-múru* ‘怒气’ 一类名词系统繁衍派生动词的形态过程 (20a, b)，及与各派生词搭配的句型用法 (21a-e)：

- (20) a. *tə-múru* ‘怒气’ (名词)
 → *kə-rə-múru* ‘生气’ (从名词词根派生不及物动词)
 → *kə-sə-rə-múru* ‘使生气’ (从不及物动词派生使动动词)
- b. *tə-múru* ‘怒气’ (名词)
 → *kə-nə-múru* ‘气 (某人)’ (从名词词根派生及物动词)
 → *kə-sə-nə-múru* ‘使气 (某人)’ (从及物动词派生使动动词)
- (21) a. *kréʃi-ta* *v-múru* *theⁿ-gu*
 扎西—上 1单:领属—怒气 低及物进行体—生₂
 ‘我在对扎西生气。’
- b. *kréʃi-ta* *the-remuruʔ-aŋ*
 扎西—上 低及物进行体—生气₂—1单
 ‘我在对扎西生气。’
- c. *koʔ tondaʔ-kə* *kréʃi-ta* *ese-səremuru-aŋ*
 这 事—施动格 扎西—上 高及物进行体—使生气—1单
 ‘这件事使我在对扎西生气。’
- d. *kréʃi* *ese-nemuru-aŋ*
 扎西 高及物进行体—气—1单
 ‘我在气扎西。’
- e. *koʔ tondaʔ-kə* *kréʃi* *ese-sənemuru-aŋ*
 这 事—施动格 扎西 高及物进行体—使气 (某人)—1单
 ‘这件事使我在气扎西。’

最后有一点补充：嘉戎语还有若干多音节动词似乎包含某种形态成份的残迹，但已彻底融入词干。以草登话为例：*kə-ré-ski* (**ké-ski*) ‘拉’，^⑬ *kə-rə-tʃa* (**kə-tʃa*) ‘踩’，*kə-mə-rku* (**kə-rku*) ‘偷’，*kə-mə-rtʃu* (**kə-rtʃu*) ‘(以指甲)抓’。这里的 *rə*-与 *mə*-，已看不出任何等时的形态作用。它们是否原先就是词根的一部份，抑或来自某种古老的形态成份？答案只有透过比较研究，在古嘉戎语，甚至古藏缅语里寻找了！

^⑬ 未加前缀的词形 *kə-skiʔ* (修梧话 *kə-skə*) 仍保留在作‘抽、吸(烟)’解之用法上。

参考文献

- 黄布凡：〈拉坞戎语概况〉，《民族语文》2003年第3期，60—80页。
- 黄良荣：〈嘉绒语前缀 *ta- tə- ka- kə* 的语法作用〉，《民族语文》1993年第3期，26—31，58页。
- 金鹏（与谭克让、瞿霭堂、林向荣合作）：〈嘉戎语梭磨话的语音和形态（续）〉，《语言研究》第3期，71—108页，1958年。
- 林向荣：〈嘉戎语构词法研究〉，《民族语文》1983年第3期，47—58页。
- 林向荣：《嘉戎语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 瞿霭堂：〈嘉戎语的方言—方言划分和语言识别〉，《民族语文》1990年第4期1—8页；第5期37—44页。
- 孙天心：〈嘉戎语的派生形态：以四大坝方言草登话为例〉（台湾语言学会「形态学研习营」讲座讲稿），2002年。
- 孙天心：〈草登嘉戎语的状貌词〉，《民族语文》2004年第5期，1—11页。
- 孙天心：〈草登嘉戎语的关系句〉（待刊）。
- 孙天心、石丹罗：〈草登嘉戎语与「认同等第」相关的语法现象〉，《语言暨语言学》第三卷 第一期，79—99页，2002年。
- Dixon, RMW & Alexandra Aikhenvald. *Typology of argument-determined constructions. In Essays on Language Function and Language Type*, edited by Joan Bybee et al., 71–113. John Benjamins, 1997.
- Dixon, RMW & Alexandra Aikhenvald. *Changing Valency: Case Studies in Transi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Haspelmath, Martin. *Understanding Morphology*. London: Arnold, 2002.
- Jacques, Guillaume. *Phonologie et Morphologie du Japhug (rGyalrong)*. Thèse en vue de l'Obtention du Doctorat de Linguistique, Université Paris VII – Denis Diderot, soutenue le 9 septembre 2004.
- Lin, You-Jing.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flection in the Zhuokeji rGyalrong Verb*. MA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2000.
- Sun, Jackson T.-S. Nominal morphology in Caodeng rGyalrong.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9.1:103–149, 1998.
- Sun, Jackson T.-S. Parallelisms in the verb morphology of Sidaba rGyalrong and Guanyinqiao in rGyalrong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 161–190, 2000a.

- Sun, Jackson T.-S. Stem alternations in Puxi verb inflec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 211-232, 2000b.
- Sun, Jackson T.-S. Caodeng rGyalrong.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edited by Randy LaPolla and Graham Thurgood, 490-50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Sun, Jackson T.-S. Verb-stem variations in Showu rGyalrong. In *Studies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Hwang-cherng Gong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edited by Lin Ying-jin et al., 269-296.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04.
- Sun, Jackson T.-S. Linguistic Coding of Generic Human Argume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th Himalayan Languages Symposium, Bangkok, December 6-9, 2005.
- Wei, Jie-Wu. *Verbal Prefixation in Zhuokeji rGyalrong: The Problem of *ka-/ka-* Alternation*. MA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2001.

Abstract

Verbs in the rGyalrong language (Tibeto-Burman family, northwestern Sichuan) undergo abundant derivational processes via prefixal morphology, with an essential role to play in the grammar. On the basis of first-hand data gathered over years of field research,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systematic survey of two primary types of verbal derivation in the Sidaba dialect of rGyalrong (represented by the Caodeng and Showu subdialects): one which alters lexical category and one which manipulates argument structure.

Key words: Tibeto-Burman, rGyalrong, verbal morphology, derivation

(通信地址: 115 台北 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